




月光之爱书系

# 娶老婆没有 火车火车

须一瓜——著



  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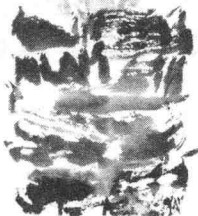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火车

娶老婆没有

须一瓜——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 / 须一瓜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9  
(月光之爱)

ISBN 978-7-229-05655-1

I. ①火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99017号

## 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

HUOCHE HUOCHE QULAPO MEIYOU

须一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主 编: 贺绍俊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张好好

特约编辑: 黄卫平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颖 魏依云

封面绘画: 车前子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160千

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**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**

# 序

贺绍俊

月上柳梢头，古今中外多少爱情之花是在月光下绽放。月光无限，爱情永恒。这正是我们将这套书系命名为“月光之爱”的用意。月光还象征着女性的温柔，它表明了这套书系均出自女性作家之手。当我们浏览古今中外的优秀小说时，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奥秘：女性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更加美丽、更加打动人心。正是这一缘故，促使我们下决心来编辑这套女性作家爱情小说书系。

社会意义和经典意义，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两大目标。

这套书系主要以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为收录对象。新时期文学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纪元，中国社会从此也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。新时期初始，女作家张洁的一篇

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，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，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作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但伴随着社会的变迁，我们越来越感到这篇作品的寓意深远，张洁仿佛是一位预言大师，当她在社会复苏的时刻，就预见到了富裕起来的人们逐渐会把爱情遗忘，因此她告诫人们：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。事实印证了作家的预见，经济的发展带来欲望的膨胀，物质主义盛行，爱情越来越不被人们珍惜，但唯有文学始终与爱情相伴，作家始终在为爱情呐喊。作家们以富有魅力的叙述，保存着爱情这一人类最美好、最神圣的情感。那些在现实中迷失了爱情又渴望寻找到爱情的年轻人，或许能够从文学中获得勇气和力量。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女性作家对爱情的书写，她们是爱情最真诚的守护人。因为正是从新时期以后，女性意识得到空前的觉悟，女性作家可以走出过去的思想迷津，对爱情被亵渎、被消费、被欲望化、被商业化的现实困顿看得更加清楚，批判也更加有力，她们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，能够发现在恶浊的现实环境中爱情是如何顽强生存的。女性作家新时期以来对爱情的书写，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在社会大变迁中爱情的遭遇，而且对爱情做了现代性的思索。这恰好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出发点，我们力图使这套书系彰显其社会意义，读者阅读这些爱情小说，或许能够对当代爱情有更形象和更深切的理解，或许会对爱情更加充满信心。

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追求其经典意义。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，女性作家所创作的爱情小说，经过岁月淘洗，逐渐形

成了不少经典性的作品，如王安忆的“三恋”，铁凝的“三垛”。有的还介绍到国外，融入世界文学的谱系之中，如徐小斌的《羽蛇》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系能成为一套打造经典、激发原创的书系。我们想以选编这套书系的方式促成经典的成型，同时也以这套书系集合女性作家的智慧，激发女性作家的原创力，不断推出新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。因此，从经典意义上说，这应该是一套承前启后的书系。“承前”，就是要把当代女性作家已有的成果集中起来，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承前也是为了启后，“启后”，意味着这套书系注目于女性作家在当下和未来的写作，为女性作家的原创性提供实现的平台。因此我们同时还要期望女性作家们思索爱情所面临的新问题，为这套书系写出新的作品。而新的经典也必将在这种承前启后的不断积累中锻造出来。

海上明月共潮生，当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优美叙述会聚到“月光之爱”时，一定是“潋滟随波千万里”的壮丽景色，我们更期待，女性作家共同建构起的爱情的理想家园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栖息之处。让爱的月光照进每一个人的心灵，也许这才是古人所憧憬的“何处春江无月明”的真正含义吧。

## 目录

序（贺绍俊） / 1

淡绿色的月亮 / 1

穿过欲望的洒水车 / 56

第三棵树是和平 / 117

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 / 200

## 淡绿色的月亮

—

不是谁都能看到淡绿色的月亮的，它只是有的人在有的时候能够看到。

芥子在那天晚上看到了。她是在钟桥北的汽车里看到的。桥北到机场接回了回娘家一周的芥子。然后，他们停好汽车，手牵手开门进屋。桥北在开门的时候，顺势低头吻咬了芥子的耳朵。

保姆睡了。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能发亮的物件都在安静地发亮。玄关正对着大客厅外的大落地窗，阳台上的风把翡色的窗帘一阵阵鼓起，白纱里子就从翡色窗布的侧面，高高飞扬起来。卧室在客厅侧面隐蔽的通道后面。

芥子的头发还没吹干，桥北已经在床上倒立着等她了。说是倒立健脑，桥北还有很多健身的方式，比如，每天坚持2000米晨



跑，周末3小时的球类运动。桥北无论生活还是工作，都充满创意。比如，做爱。近期，桥北在玩一种花生粗细的红缎绳。芥子叫它中国结，桥北不厌其烦地纠正说，叫爱结。红缎绳绕过芥子的漂亮脖颈，再分别绕过芥子美丽的乳房底线，能在胸口打上一个丝花一样的结，然后一长一短地垂向腹深处。桥北给全裸的芥子编绕爱结的过程，也是他们双方激情燃烧的美妙过程。芥子喜欢这个游戏。

入睡的时候大约是12点。芥子一直毫无睡意，起来服用安定的时候，她不敢看钟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第一感觉是谁在喊叫。有一只人高的小白兔站在她床前。眼睛很涩，她睁开眼睛马上又想闭上，可是，她突然打了个激灵，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是的，不是做梦，真的有人站在她面前，手里有刀！桥北不在身边。那人脸上戴着小白兔面具，白兔一只耳朵翘起，一只耳朵折下来；客厅灯亮着。芥子一张嘴就想喊桥北，小白兔一下捂住了她的嘴，刀尖差一点儿就要扎在芥子的鼻子上。芥子闻到那只陌生的粗糙的手心上汗味混合着什么的怪味。

小白兔的表情始终是得了大萝卜的高兴表情，可是面具后面的人挥着刀，手势十分凶狠：敢喊，我就不客气！喊不喊？

芥子慌忙摇头。小白兔用力捏了下芥子的脸颊，拿开了他的手，但刀没移远。出去！那人说。

芥子下床。她穿着冰绿色的细吊带丝质睡裙，睡裙长达脚面，可是胸口比较低，所幸爱结还在脖颈上，松松垮垮地吊着，

芥子觉得多少掩饰了一些空当。

桥北在客厅，他被绑在一张餐椅上，一个戴着大灰狼面具的人站在他身边。没有看到保姆。一见到芥子，桥北就做了个没有食指配合的“嘘”的表情。芥子知道桥北要她安静、镇静，可是，芥子克制不住地颤抖、想哭，也想叫喊。小白兔晃了一下耳朵，大灰狼就过去拖过一张餐椅。大灰狼去拖餐椅的时候，芥子发现他是个不太严重的瘸子，不知想平衡还是想掩饰，大灰狼用跳跃的方式行走。

大灰狼把椅子放在沙发前，离桥北四步远的地方。芥子被小白兔用力按坐了下去。大灰狼马上拿着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棕绳，要绑芥子。芥子尖叫起来，小白兔一巴掌就甩了上来，芥子噤声，转头看桥北。桥北没什么表情，似乎闭了下眼睛，还是要芥子安静的意思。芥子的一颗眼泪掉下来。大灰狼就把芥子的手熟练地反绑在后面了。桥北对芥子说，别紧张，没事，他们不是有困难不会到我们家的。是吧？兄弟，看喜欢什么，你们拿好了，我们也不报警，只请你别伤害我们。

桥北的包、芥子的包、两人的手机都在沙发前的大茶几上。小白兔示意大灰狼看好两人，他开始搜包。两人包内每一个夹层的东西都倒出来了，大小面额的钱、购物发票、优惠卡、会员卡、身份证、医疗卡、口红、粉盒、卫生护垫倒了一大摊，桥北的包里竟然只有一个旧的电话本和一个摩托罗拉V998手机和两块电池；小白兔在一个夹层中找到50元和包着它的一张发票；

芥子的包内东西占了一大堆，可是，这一大堆里的钱只有200多元。桥北现在使用的黑包不在。

芥子在想幸好把2000元钱给了妈妈，还有桥北现在用的黑包肯定是落在车上了，这个是他已经不用的旧包呢。小白兔突然冲到桥北面前，一把掀起桥北的睡衣前襟：还有钱在哪儿？！

桥北说，我也不清楚。包不是都翻了吗？三只手机你们都拿走吧，请把SIM卡留下好吗？

大灰狼瓮声瓮气地说，这手机当然是我们的。还有钱呢？

小白兔面具眼睛的窟窿位置，射出非常阴冷的光。显然他是主谋。你们俩住这样的房子，不是只有这点钱的人！快点！我没时间！

大灰狼面具的嘴巴窟窿，能隐约看见后面的人脸上有一副挺长的龅牙，人脸瓮声瓮气地说话，可能是想把牙齿遮盖得好一点儿，以致养成了习惯。他说，我大哥一旦见了血，就收不住手了。你们最好不要让他见血。

桥北说，到卧室的床头柜抽屉里看看吧。

## 二

歹徒是凌晨5时离去的。他们在用人房找到了被毛巾堵嘴、捆绑得快死过去的保姆。桥北说，歹徒大约是凌晨4时左右开门进来的。钟桥北说他是在卧室卫生间听到客厅好像有异常动静，

于是，走到通道观察的时候就和两名劫匪相遇了。月亮非常亮，西斜的月光洒过阳台，透过白纱窗帘，照在沙发上。小白兔和大灰狼的黑影就突兀在沙发前。然后他们扑了上来。

歹徒总共得到了5200元现金，其中5000元是银行卡上根据密码到柜员机上连夜提的款；4万元航空债券，再过两个月到期；2个戒指、1条白金项链；3只手机，其中桥北的是才买一个月的商务通手机，价值近5000元。

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就来了。先是两个，后来来了好几个，乱哄哄的。芥子想想就想哭。警察分别给桥北和芥子、保姆做了笔录，不同的警察，问的问题差不多，但是，他们还是一对一对地反复提问、记录。警察似乎越来越怀疑保姆，有关她的问题，问得越来越细。

钟桥北和芥子离开刑警中队的时候，已经12点半了。保姆要稍后问完，他们就先走了。也许是受了警察影响，钟桥北也开始分析保姆作案的种种可能性，但芥子不想参与分析，她不想说话，就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你怎么啦？

芥子小声说，很累。

两人到牛排馆随便吃了点儿午餐。桥北说，回家睡一下就好了，别难过，钱毕竟是身外物。想开点儿，好吗？

芥子还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这案子你说能破吗？

一块牛排被芥子割得稀烂，她只是吃了一个煎鸡蛋。桥北已经明显感到芥子情绪低落。他动手用自己的叉子叉了一块牛肉往

芥子嘴里送。芥子扭过头，不接。芥子说，他们都比你个子小很多，其中有个人是瘸子。

桥北愣了愣，可是，桥北说，他们手上有刀。对不对？

芥子点头。

桥北是当晚7时的飞机，飞大连，有个展览会。他不知道芥子午睡也失眠，芥子当时尽量不动地躺在桥北身边，桥北打呼噜的时候，她悄悄爬起来，一到客厅，凌晨4时发生的一切又历历在目。歹徒是开门进来的。她不知道桥北是和歹徒怎么遭遇的，她对她醒来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只是警察进门之前，他们说了几句。桥北说，我一看见陌生人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马上说，你们要什么就拿吧。我不反对，大家出来混也都不容易。桥北说，幸好我反应快，开了灯我才发现他们手里有刀！

5时许，桥北提着行李出门。3分钟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说，你情绪很差，要不我叫妹妹来陪你？芥子说不要。芥子不喜欢钟桥南，桥南是那种直爽和无耻分不清界限的人。

你开门。

芥子把防盗门打开。桥北进来，放下包，用力抱了抱芥子。你行吗？桥北说，我不放心。芥子说，你走吧，我不害怕。你快走吧，赶不上飞机了。

芥子是站在窗后看着桥北下楼后，穿过后围墙被人图走近道而拆毁的铁栅栏，走到马路对面的停车场的。桥北的确非常帅气，高大结实，开车的样子也像个赛车手。芥子站在窗前回忆，

小白兔和大灰狼好像都和她差不多高，应该在一米六七左右。

保姆怨气冲天地煮了两份面条。她说她都快被坏人弄死了，到现在胳膊还在痛，那些警察案子又不会破，一直问我们有什么用啊。她把面条放在桌上，就翻起衬衫给芥子看她被捆得发青的绳痕。

芥子说，要不要涂什么药？保姆哼了一声，说又没破。那两个坏蛋如果抓住了，我要亲口咬死他！芥子说，收拾好了，你早点儿睡吧。昨天没睡好。

芥子临睡前又把门和窗看了一遍。都是反锁反扣好的，如果没人配合，外面的人是进不来的。可是，芥子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爬起来，想象凌晨4时的情景。她先到卧室的卫生间。桥北站在卫生间听到了外面的异常动静，然后，他怎么走过两米多的通道呢？客厅里站着两个陌生动物，其中一个还匆匆调整了一下面具。桥北没有扑过去，如果扑过去会怎么样呢？桥北反应过人、孔武有力。可是，桥北没有扑过去，而是矮小的入侵者向高大的桥北扑来。

芥子开着灯，在沙发上久坐。保姆出来了，揉着眼睛说，为什么不睡呀，睡吧，没事了，你到自己房间把门反锁好就行了。要不要我陪你？

芥子忽然感到了真正的恐惧，谁是真正的敌人啊？芥子站起来说，我没事，我这就去睡，你也睡吧。芥子连忙进了房间，把门反锁后又检查了两遍。整个晚上睡不好。

次日一早，警察上门请走了保姆。芥子吃过麦片，靠在沙发上竟然睡了过去，直到电话响起来。桥北说，你没事吧？

芥子想哭，可是她感到自己不想让桥北知道她想哭。她说，我没事。飞机很顺利是吗？桥北说，很顺利，进城安顿下来太迟了，没敢去电话，怕吵你。芥子，听我一句话，钱是身外物，你别看不开。破财消灾，懂吗？

我知道。芥子低声说。她本来想说，这不是钱的事。但芥子说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桥北说，七八天吧。有事打小王的手机，我都和他在一起。你记下他的手机号好吗？

芥子说好，你说吧。其实，芥子手上没有纸也没有笔。桥北在电话里三个三个一组地报号码，芥子三个三个地重复着，但什么也没记下来。

### 三

芥子到她的“芥子美剪”美发店的时候，早班的员工都到了，几个洗头工在唧唧喳喳地议论芥子家的事。因为昨天芥子跟师傅阿标说了几句，就到警察那里忙了大半天，一整天没过来看店。阿标手艺不错，就是见人就黏糊，店里的洗头小女工被他泡得争风吃醋，吵来吵去。可是，很多女顾客喜欢阿标料理头发。阿标的大腿会讲话，手上的剪刀不停，动作准确，腿上的膝头也善解人意地和女顾客促膝谈心。钟桥南最会骂阿标，可是，她指

定阿标做她的头发，不管是剪还是染，非阿标不干，再迟也等。

钟桥南来做头发倒是都付钱的，她说亲兄弟明算账，可是，她要是带朋友来弄头发，就非常豪迈。走时，照例喊一声，多少钱？芥子照例说，算了算了，自家人你干什么呀？

钟桥南就说，那好吧。或者转身就对朋友说，怎么样，下次还来找芥子、阿标吧？我叫他们优惠。

芥子就笑着送客。阿标有时会撒娇，拦着不让桥南走。因为他是靠抽成的。他说，姐姐，我欠房租了，你不付钱苦了我啦，要不我晚上睡你身上？桥南伸手就狠捏阿标无肉的腮帮，阿标就顺势矮下来，杀猪一样叫唤：啊，姐姐！那你睡我吧！姐姐！睡我吧，怎么睡都行！

阿标一看到芥子进来，就拨开了身边的女孩，站了起来。他说，怎么样啊，老板？有希望破案吗？芥子说，天知道。反正都抢走了。阿标说，真的是好几万吗？芥子不想多说，她说，前天毛巾谁洗的，一股味道，客人提意见了。不是说过，这些小节要注意吗？阿标你查一下。扣钱。

正说着，桥南进来了。桥南像一个两头尖的大柠檬，她理着板寸，金色的头发，穿着青黄色的大号T恤，下面是一条牛仔热裤，短得到了大腿根，衣服一盖，就像没穿裤子。阿标一见就哇哇大叫起来，姐姐，我受不了你啊，求你穿上裤子再来吧！桥南二话不说，一屁股坐到了阿标的腿上，还用力蹬了一下。

桥南说，怎么回事？芥子，我哥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来看看



你。真是怪了，肯定是你家保姆里应外合干的！

芥子虽说是嫂子，可是，桥南比她大四岁，平时都是桥南说话，没有芥子多说的份儿，芥子也不喜欢和桥南抢说什么。芥子说，警察还没破案呢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桥南说，我分析呀，就是那个保姆。我平时看她就贼眉鼠眼的。他们带刀是吗？听说连脸都不敢露出来，肯定是熟人！芥子认为有道理。

他们怎么进来的，个子高吗？什么口音？桥南像侦探一样发问。芥子就她知道的部分，粗略地说了一下，因为她不愿意在店里谈这些问题，尤其是小工这么多的情况下。

桥南不管。桥南说，没错，那个保姆最值得怀疑。苦肉计嘛，谁都会！我早就跟我哥说过，芥子你记得吧，我早就说换掉她。我哥那人，唉，傻逼一个！平时整天跑步健身什么的，好像牛得不行，结果，真的来了劫匪，扯！和他们谈判！卖家求和！要是我啊，非和他们拼了不可！在自己家，谁怕谁啊，他们心虚得脸都不敢露出来，要我先一把扯下它！再用凳子砸，动静一大，吓都把他们吓跑啦！

姐姐啊，你是孙二娘啊。怪不得我怕你。

桥南瞪了阿标一眼，去！闲着就给我洗洗头、吹吹。我没空儿和你啰唆。快点，用沙宣。

芥子说，可是，他们有刀。

刀？刀算什么？关键是他们做贼心虚！你一凶他们就软了，